



作家经验谈

本社编辑部编

作家经验谈

本社编辑部 编

农村读物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作家经验谈

本社编辑部 编

•

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

三二〇九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 印张6.625 147千字

1983年11月第一版 1983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8,000

书号：10267.11 定价：0.66元



编者的话

为了帮助业余文学爱好者、特别是农村的青年文学爱好者自学写作，我们特将有成就的新老作家写的谈他们取得成果的经验的文章，汇集成册。内容包括二十八位作家谈的：自己是怎样开始搞文学创作的，碰到过什么困难与挫折，第一篇作品是怎样写作与发表出来的，成功之作是怎样写成的，怎样积累生活、发掘主题和构思情节，搞写作要注意什么问题等等。他们这些经过刻苦努力自学取得成果的亲身体会到的经验之谈，不仅对文学爱好者学习文学创作有帮助，就是对广大的立志自学成材的青年来说，也是可以从中吸取到宝贵的教益的。此外，我们还特邀了两位老编辑同志从文学编辑的角度，对大量农村来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谈了谈他们的意见供初学写作者参考。

目 录

短篇小说创作谈片·····	高晓声 (1)
苹果落下地来之前·····	京 夫 (5)
我的自修·····	王汶石 (10)
冷水泡茶慢慢浓·····	古 华 (21)
路，弯弯曲曲·····	蒋子龙 (32)
心的召唤·····	叶文玲 (40)
反映农村生活中的矛盾斗争·····	王东满 (46)
我的乡村生活·····	何士光 (50)
在生活和创作的道路上·····	王 蓬 (56)
多注意生活细胞·····	韩映山 (63)
力求新颖独到·····	张石山 (66)
袖手在前，疾书于后·····	周克芹 (70)
生活·信心·力量·····	李国文 (73)
写信、免费理发及其它·····	王成启 (76)
写自己感受最深的·····	杨茂林 (82)
积累·发掘·构思·····	赵本夫 (86)
我怎样写文学笔记·····	赵燕翼 (91)
别忽视“慢功夫”“笨功夫”·····	毋国政 (100)
回顾来路谈弯直·····	王安友 (103)
深入生活和感受生活·····	浩 然 (106)
我和生活手册·····	邓友梅 (112)
学海无涯苦作舟·····	峻 青 (119)
动笔前后·····	玛拉沁夫 (131)

也谈深入生活问题·····	西戎 (138)
挫折，是成功的阶梯·····	叶辛 (146)
现实生活激动着我·····	刘绍棠 (155)
创作与生活·····	从维熙 (165)
致文学青年朋友·····	冯德英 (182)
从生活中提炼·····	王汉章 (187)
底肥方得禾苗壮·····	崔道怡 (197)

短篇小说创作谈片

高晓声

在农村几十年，为什么别人不写小说，我写？为什么同样的生活，有人觉得有东西写，有人觉得没东西写，有人觉得写不完？这是个知识问题，还要对生活有见解。生活、知识、见解，三个东西位置怎么摆？过去往往强调生活。生活固然重要，但工人、农民在生活中，自己却不能写，这就是个知识问题，见解问题。

文学是科学。至少我是把它当作科学来搞的。如果说它不是科学，我就不干了。不搞科学的人就只有搞迷信，世界上归根到底只有这两门东西，非此即彼。文学这门科学很难。我有个侄子是搞激光的，讲起激光来很复杂，就是讲错了别人也不一定会知道，因为不懂。文学不同，文学大家都懂，搞得不好谁都知道。一般人不敢说医生不该用青霉素，要用链霉素，但每个人都可以说你这篇东西不应该这样写，应该那样写。

生活中往往有这种情况：做事也好、讲话也好，做得好、讲得好，人家就会说，你这个人有艺术。可见好的东西就是艺术的。所以创作不要任意地、随随便便地、不考虑方式方法地写出来，要考虑到写出来大多数读者能愉快地接受。写作的目的不是刺激人家，反对人家，应该用艺术的力量让大家承认你的观点是对的。同一个故事，为什么不同的人写出

来会有不同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艺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表现方法，要表现得好，万一不准确，还要虚心听别人的意见，否则你就不能达到预定的效果，不能成为文学家。

什么叫科学，什么叫迷信？一句话，科学是有规律可循的学问，迷信是没有规律的。究竟什么是文学的观念，大家来研究，不要空口讲白话。

我们搞文学的人怎样去体验生活呢？和一般的体验生活不同。我们是要写一个人的，不是去写一件事的，这个要明确。所以在生活中主要是要去理解人，而不是调查事件。我们要搞清一件事并不难，当事人一个个去问，问清楚了就可以完成任务了。但搞文学工作的不是这样，同样了解一件事，接触了廿个人，廿个人都讲了心里话，到这时你的工作才仅仅是开始，直到从这廿个人中间发现有的人很有性格，使你感兴趣，于是和他在一起生活一个很长的时间，以至真正了解了这个人。说明理解一个人物要有一个过程，并不是通过一件事就能做到的。我们有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去理解自己周围的人，在城市的，了解自己街道的居民；在农村的，就了解自己生产队的社员，这是比较方便的办法。有个文学青年不理解这个问题，我就要求她写出她的母亲，如果写出来让人一看就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就行了。从这一点做起，很重要。假如你周围有廿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特点，假如你能把每个人都讲得很象，写出来就是好小说。我不管写什么，虚构与否，心中都有个人。假如心里没有人，搞创作就比较难。一定要有一群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在心里。假如你没有东西可写了，你就去仔仔细细想你周围的人，想他的命运，（千万不要去想他的什么故事），这样就可以很有材料可写。

我们体验生活怎样才能和创作一致起来，就是通过了解人这一途径。

作为搞文学工作的人，要了解的不是一个阶级是怎么样的，而是了解一个一个人是怎么样的。

作品有了人，但离开了故事的情节也不行，人不是空的。我们看到一篇小说，好到什么程度，差到什么程度，区别在哪里？区别在于情节、细节有没有特征性。一个人就是靠细节体现出来的。（陆文夫同志插话：陈焕生在沙发上跳了几下，这个人物就出来了。）没有特征性，有一百个细节也没用。这一点最困难，决定了你的小说的深度问题。不要先注意人为的深刻，深刻是没有用的，今天深刻了，明天就会不深刻。我们有些小说思想很深刻，人家看了觉得好，但看了后面前面就忘记了，这样的小说是没有生命力的。好的作品在若干年后，人家可以忘了作品的题目、作者的姓名，但对它的细节却能记得住。武松如果不打虎、不杀嫂，没有这两个特征性的情节，那武松就没有了。

文学的特征，我认为就在这里。提高自己的文学艺术修养，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这个。

还有一个，语言。“文学和语言是不分的”，这个说法有道理。文学最细致的工作是语言，最大的工作是组织语言。在不断重新组织语言的过程中，作者往往提高了自己的艺术水平。到现在为止，很多地方我们不如画家——不能几笔就准确地把一样东西表现出来。如果赵州桥没有那幅画流传下来，光靠语言是不能使今天的人们还能清楚地了解它的。有一句话，叫“明白如画”，说明画比语言明确，对于搞文学的人来讲，就是个形象语言问题。要加强自己的语言能力。

语言来源于我们的情绪。“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情绪不好的时候是讲不出话来的。所以情绪很重要。所以在写一篇小说时，要明确自己是什么样的一种情绪。情绪不好、不定的时候，写写就要撕掉，每一句话都把握不准。情绪定下来了，每一句话都准，都有意思，就不觉得写作是事务主义了，因为每一句话都表达了自己的情绪，小说的调子也就有了。

我这个人不大会结构，写了个头不知道怎样结尾。讲不清，但心里明确的不是概念的语言，而是一种情绪，一种看法，是带着形象来的。于是我相信能写下去，写不下去时，我就想我笔下的那个人在这种时候会怎么办。我心里晓得，写到那个地方就是高潮，一开始我就努力把情节往那个高潮上推。写《水东流》，写到那双鞋的时候，心里明白，写到那个程度，小说的任务就完成了。

我和陆文夫都有一个感觉，一篇小说最好一天写完，一断头就会找不到那个情绪了。开头写了三千字，再接着写的时候，要反反复复地读那三千字，就是在找情绪。

苹果落下地来之前

京 夫

还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位文学青年把几年辛苦写的十几篇退稿，寄给《创业史》的作者柳青，想让柳青打抱不平。柳青认真看了这些作品，便写了回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恕我直说，没有一篇可用的。苹果熟了，自然会落下地来；不熟不要勉强。”这位文学青年，并不以为然，后屡遭挫折，终于省悟，承认自己是一颗不熟的青皮果子。他苦读苦练、苦修苦思了几年，终于写出了能用的东西。

柳青的话，我的理解是：文学创作和其它事业一样，由爱上到创造出能用的东西，有个阶段，这个阶段（或者叫过程）得一步步走，跨是跨不过去的。象苹果不经过毛茸茸、青而且苦涩的阶段，是不会变得香甜可口，更不会熟透了落下地来的。创作上急于求成，很可能欲速则不达。

我是个笨人，一开始爱文学，缺乏自知，不以为自己笨，异想天开，更兼小小年纪，便在地方小报上发表了几篇东西，便自以为有能耐，就一味想成名成家。当时压根儿没想做一颗毛茸茸从花中孵出的果子，接受阳光雨露，再把香甜献给人们。眼前时时有束亮光，那是作家那块耀眼的金牌，总想抢步上前摘取它。为了得到那块金牌，我便瞎编混造起来。没经过战争，枪声也听得不多，却几万字几万字地写战争生活；没跨过大学的门槛，却一篇篇写高等学府的校园

生活；没恋爱过，却大写儿女情长。写不算，写罢还欣赏，自我陶醉，以假为真，以丑为美。陶醉之后便自不量力，壮着胆子叩大刊物的门，结果可想而知。吃了退稿，不去自省，却怨天尤人。但我在此期间，却坚持了一种练习，那就是写日记，写一些随便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为了练笔，不是去发表的，因而写实的多，瞎编的少，虽有无病呻吟，但更多的是抒写真实的感受和感情。我以为是这些日记给我思想、生活、文字奠了基，它虽与那些送去碰运气的小说大相径庭，但它却使我真实起来，熟练起来，思索起来，聪明起来。“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我时，查抄了这些日记，两年时间，竟有四十三本之多，连我听了这个所谓“罪状”的数字，也吓了一跳。虽然因了它而受到没完没了的批判，但我始终不悔，特别是现在，细细想来，还真亏了当初那些日记哩！它使我成了一颗毛茸茸的果子，要不，枝头至今怕还是空的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初列起架式写小说，却走了弯路；随便写来，却在时时纠正那迈出的脚步，使自己有所发现，实际起来。

“文化大革命”那是怎么回事，大家都知道。后期，由于偶然的机缘，我成为县文化馆的创作干部。创作成了正业。我这人不习惯白吃公家饭，既编戏又编小说，编呀织呀的。由于写日记受了委屈，出了麻烦，再不敢写了。两年时间里，编了不少，却发不出去。做不出活儿来，没脸见人，躲起来啃书本，偷偷读禁书。中外一些文学名著使我着迷。我又是“带着问题”读书的，想人家，比自己，才知自己写的全不是文学作品。那些名篇，靠什么产生那样的魅力？靠真情实感。怎样才能有真情实感呢？我苦苦思索起来，我看了一些大师的评传，悟到一个道理，他们的成名作，多是写

自身的经历，或是自己参与过的重大事件。也有另外的情况，那也是经过主观努力，通过直接间接的复杂途径，熟悉以后，才成功的。凭空编造，想当然做文章而成功的，似乎还没有。

我提醒自己，应废止瞎编，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最好是作品里的主人公要有原型，照实写来。可是我写的文章仍不感人，当然不能发表，连我看着也索然寡味。我由过去自我欣赏，一转而自己没勇气看自己写的东西了。这使我异常苦恼。现在想起来，这实际是一种进步，自以为是变成自以为非了，承认自己是发苦的青皮果子了。我终于知道我的功力太差，生活的，思想的，表现的，所有功夫都不到火候。正是在这时，那位朋友告诉了我柳青十多年前给他的回信。我受到了启示，变过去多写多投稿为多写少投稿。这样自己能看出问题，能感受到提高，而又不至于被许多退稿压得抬不起头起，丧失自信。知道自己发涩发苦吃不得，就不怨别人不赏识。多了份自知之明，就多了份科学性，知道从哪儿努力。这样，耐着性子过了一年多，我才试探着把一篇稿子送到编辑部。这篇稿子经过删节被采用了。我终于艰难地迈出了一步。

搞创作不同于做盆做桶，做出第一个来，就准能做出第二个来。搞创作是创造，每一篇作品都是区别于前一篇的创造发明，都是样式和质地新颖的新产品，不能两个一样。因此，发一篇作品，并不意味成熟了。它往往带有偶然性，甚至是某种侥幸。我发表了一两篇作品以后，自以为创作不过如此，好好写吧！但后来竟发不出了，甚至写不出来，没有题材，有些篇章只开个头或写到半截就怎么也写不下去了。这种枯竭使我又陷入苦恼。文学这个神，和我打个照面就忽

地不见了。这个神真难敬！

不是文学这神难敬，而是我这果子不熟，要么发苦，发涩，要么酸得厉害。在关中东部“抽黄”工地采访时，我见到了作家杜鹏程同志。我谈了我的苦恼，他指出我的功夫没用在人物身上，所谓熟悉生活，就是熟悉人物；表现生活，就是表现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功夫深浅，全在熟悉人、写好人上面。

这以后我又不忙把稿子送编辑部了，也不随便就写起来。先是看了一些有定评的作品，分析作品里的人物，想这个人物生活原型将是怎样，作者做了哪些提炼，刻划成这样，人物为什么会感人，作者是如何通过他的人物打动读者的。同时，我又把自己所接触的人，不是编个故事把他放进去，而是照实写来，或只写他的外貌，或只写他的话，他的动作，或者剖析他在特定环境下的心理，然后自己读，看象不象，真不真，有意思没意思，感动自己不感动。并且，主动去熟悉人，了解人的生平、特点，从人物身上发现带共同性的东西，发现有意义的东西。后来，又参加了作协西安分会举办的为期三个月的读书会，对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的社会功能，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之后，我以一位人物的命运，写了两篇作品，都发表了，其中《手杖》还获得了一九八〇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象发表第一篇作品一样，《手杖》的评奖，已经一年多过去了，但我时时觉得象在梦中一般。这个荣誉似乎不属于我，似乎有点偶然，特别是当我知道这篇作品的弱点之后，我倒深深惭愧起来。有人说，你现在跳了一次龙门，以后将一发而不可收，而我却产生了一种从未有的自卑感。因为我还未找到自己的路子。按理说，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

农村应当熟悉，但我至今尚写不出一篇有份量的称得上是文学作品的农村题材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仍是一颗不熟的、苦而且涩的苹果，离落下地还远得很哩。

因此，我认为，就安分地长在枝头吧，你这颗青皮的生果子，熟了，落下来是果子，不熟落不下来，落下来，也要枯干的。自暴自弃是没有用的，应当让它慢慢成熟，最后落到大地上来。

我的自修

王汶石

一些没机会上大学的青年文学爱好者，问我怎样爱上文学，走上文学之路，又是怎样读书自修的。一些报刊也要我写点这方面的情况和感受。我想，文学是客观现实生活的反映，因此对于一个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的青年来说，首先就要立志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生活，投身于蓬蓬勃勃的四化建设中去，投身到亿万工农兵（包括劳动知识分子）及其干部中去，去生活，去工作，去结识各种人，熟悉各种人，这是要自修好的第一门课程。第二，我们的文学又是社会主义的文学、革命的文学，作为用艺术、用形象来思想的文学工作者，就要认真研读一些必读的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前一个时期，有些人贬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作家创作的指导作用，甚至公然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青年同志切不要徘徊迷惘。如果由于我们党曾经犯过一些错误，由于我们的文学创作受过一些“左”的干扰，或由于国际共运出现一些复杂的情况，自己思想上产生了某些困惑，再让各种外来的思潮一搅扰，就对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生了动摇，那就太可悲了。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当革命遭受挫折，暂时遇到困难，或者处于革命转折的时期，各种各样的思潮都会冒出地皮，争夺群众，特别是争夺青年。在这种时候，我们如果抛开马列著作，那就有可能步入迷

途。因此，满腔热情地研读马列著作，追求真理，则是当代青年的当务之急，更是文学青年的当务之急。希望青年同志不要把这当做只是老生常谈。下面就说我是如何接近文学和如何读书自修的。

一

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北方农村。那儿，数十年前，教育落后，全县只有四所高等小学，没有一所中学，不过，乡村小学却很普遍，各村庄都设有初级国民小学，小村一所，大村数所，此外还有私塾。这些乡村学校的设立是为了培养略通文墨的农民和旧式的商业从业人员的，没有学习年限的限制，只要家长愿意，学生愿读多久就读多久。我从五岁开始上学，在这样的“书房”混了十年，白白浪费了我一生的黄金时期。在这十年里，我没学到什么正规系统的知识，但却有一样东西给我留下强烈的印象，这就是文学。

领我接近文学的第一个人是我的祖父。我的家庭，在我们那小地方，算个读书人家，几代人都是乡村教师。我的祖父是个前清的贡生，教了近五十年书。从小，他就教我读一点唐诗和古文，我习字用的仿格，有不少是他写的，而他写仿格多半写唐诗，象柳宗元的《江雪》、李白的《静夜思》、岑参的《逢人京使》、张继的《枫桥夜泊》、刘禹锡的《乌衣巷》等等，我都是从仿格上读的。这些诗以及王维的写景诗、岑参的一些边塞诗所描写的画面和场景及其所表现出的心境和情绪，留给我的印象十分强烈，以至到后来，我写小说时，也总是努力追求能以极少的文字，状描出特定环境的明丽的景色。那时，祖父也常常领我到菜园子里拔草或到地